



# 王朝闻集

## 第三卷

简平主编

四川美术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跃平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式设计：盛寄萍

**王朝闻集**（第三卷）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电脑激光印书公司排版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 4 字数 300千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5410-0431-6/J·407

定价：（精装） 6.80元



1959年前后在北京

### 第三卷说明

本卷收入的主要是《一以当十》一书，当时漏编的两篇序文和学术报告记录，共九篇，现当作外编收入本卷。

《一以当十》里的论文，是1957年至1959年7月写成的。这些文章曾在《人民日报》、《美术》、《戏剧论丛》和《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过。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奉命批判江丰的两篇文章，随着江丰冤案的平反，不再收入。

新收入外编的学术报告记录稿，所谈问题是作者当时已经发表的理论观点的具体发挥和补充，作者同意收入本卷。

# 目 录

## 一以当十

前 记.....	3
不只为了笑.....	5
只怕不合人情.....	11
最重要的是人.....	17
公开了的秘密.....	23
有景有情.....	30
不简单.....	37
为了明天.....	42
《如此人生》.....	48
敲得响的语言.....	53
在莫斯科看《大雷雨》.....	62

再读齐白石的画	71
“采花蜂苦蜜方甜”	84
齐白石《发财图》的题跋	91
川剧艺术	96
欣赏,“再创造”	104
“意味深长的沉默”	114
继承·创造	121
把握时机	129
虚中见实	137
宽与不宽	143
跟民歌比美	152
枝高叶大的未来	158
外行内行	165
完整不完整	172
工农兵美术,好!	179
生活不就是艺术	191

——记面娃娃谈川剧《打红台》的表演心得

心中有数	247
也为了耐看	263
有继承才有发扬	288
一以当十	298
继续提高质量	308
不全之全	314
钟馗不丑	327
适应为了征服	344

## 外 编

不胜辨别 .....	367
艺术的概括 .....	374
谈艺术构思 .....	379
不罔不殆 .....	389
主题与题材 .....	403
开启心灵 .....	417
认识与创造 .....	427
《四川版画选(1949—1959)》序言 .....	435
《李少言作品选集》序言 .....	438

一以当十



## 前 记

这本集子里的三十八篇文章，有三十七篇是从一九五七年一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写成的。大多是应报刊之约，临时赶出来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欣赏艺术，不算是经过系统研究的论文或批评，不过是个人的欣赏各种艺术时的印象和感受的记录；所以发表时多以“文艺欣赏随笔”为副标题。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可是怎样反映生活，需要结合创作实际继续探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多是从欣赏的需要（包括宣传鼓动）来谈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着重谈生活与艺术的区别。所以当我想不出适当的书名，就决定把其中的一篇谈艺术的概括性的文章《<sup>1</sup>以当十》的标题当成书名。

为了读者查阅方便，文章按问题的性质或谈论的对象分类编排当然较好。可惜，这些文章都不专门；谈雕刻却扯到戏剧和舞蹈，谈农民画又先谈中国画，很难分类编排。因此，都按照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

这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之后都作过文字的修改，也有例证的

补充，但基本论点和主要例证照旧。写作时没有预订的计划；有些相互间有联系的意见，例如谈欣赏者的想象活动与艺术控制其想象活动的意见，就分散地出现在《欣赏，再创造》和《适应为了征服》等篇里。关于意境的意见在《宽与不宽》中谈到，在《生活不就是艺术》中谈到，在《全与不全》中又谈到。就说有关川剧的点滴知识的记述吧，《川剧艺术》一篇之外还有好几篇，只从标题上找就有麻烦。这，对于关心某一问题的读者说来是不便的，可是现在要按问题改写，使它系统化，来不及，只得请读者原谅了。

1959年8月9日 北京

## 不 只 为 了 笑

戏剧可能深刻影响人的精神品质，可以说戏园子是教人怎样做人的讲坛。在封建社会里，戏台柱子上的对联也毫不隐讳其教化的目的。可见艺术和游戏不同，它是反映现实而又反过来对现实起改造作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不过在过去，看戏的人常常不是为了受教育才上戏园的，而是去娱乐，去找美的享受的。在今天，把看戏当作单纯的消遣的观众是极少了，但戏剧对人的教育究竟和上政治课不同，它不应当是耳提面命而应当是潜移默化的。要是简单地了解戏剧的教育作用，不顾人们美的享受和娱乐的需要，使戏剧成为干巴巴的说教，结果难免脱离群众。

群众的精神需要不简单。哪怕是单纯的娱乐，只要不是有毒的，也需要。看了魔术而精神愉快，工作起来更有劲头，这种娱乐有什么不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但对达到教育目的的方式不应作狭隘的理解。能够培养和丰富智力的魔术，虽然不等于艺术，从教育的要求着眼，它不能代替揭示阶级斗争的真理的戏剧《白毛女》，却也是一种好东西。看魔术的

观众不能直接从魔术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但人们可能因为看魔术而更重视有利于革命工作的智慧。要是看不起这种娱乐对象的积极意义，以为魔盒里变出来的东西必须是“和平万岁”之类的标语才有教育作用，那就好比在碗上写了“增产节约”的文字，在拖鞋上绣了“光明前途”的文字一样，是一种狭窄的不顾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的做法，在实际上也不能收到深刻教育群众的效果。

艺术对群众思想意识上的作用，也许在面对作品的当时还不很明显，但它可能是深远的。《三国演义》和《水浒》等等评书，对于并不打算接受教育的小孩的影响，何尝低于“修身教科书”？教育人的方式需要多样化。严肃的内容不是只有严正的方式才能表现，有时也运用轻松活泼的形式。《滑稽列传》里，不是就有借说笑话的活动来教育皇帝的史实吗？何况是教育人民的漫画和相声？

漫画的特点是幽默或讽刺，引人发笑是它的必要手段。可是，有不少漫画，也许是怕读者不了解它的主题吧，形象本身没趣味，却在画里写了许多字。它要说明的东西也许是容易看懂的，可惜看起来愿意笑也笑不起来。

相声，笑话，喜剧，漫画，一切把笑当成重要手段来发挥政治作用的艺术，在技巧上有其相似之处。彼此的区别不能不管，可是也可以互相影响。不同部门的艺术家主动向非本行的艺术吸取本行所需要的知识，有益于本行业务的提高。正在北京和观众见面的川剧，也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带来了许多严肃性和娱乐性密切结合的剧目。例如《一只鞋》、《萝卜园》、《美洞房》，这些戏看起来又严肃，又滑稽。不因为它有比较积极的内容而使观众觉得自己是在戏园子里听课，也不因为它引人发笑就使人觉得思想

贫乏和趣味低级。这分明是《弄参军》等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一只鞋》在北京彩排的时候，从头至尾都逗得观众发笑。和川剧接近不多的观众，也说他看了一本正经的演员的表演，自己总忍不住要笑。这个戏，就人与虎的关系而论，其实荒唐：世上哪有老虎请人接生，老虎给人送礼，人请老虎辩冤的事情？可是就其内在意义而论，就它对现实的反映而论，并不荒唐。这两个老虎，象跟它们做朋友的老夫妇（乡村医生毛大娘和毛大爷）那样，是旧时代被压迫的人民心目中的善良的人，公正的人，勇敢的人。虽然它们不会说人话，却也是区别于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好人。聪明的剧作者凭他那出众的幻想，用一把扇子作为引线，把乡村医生老俩口与老虎、县官、衙役联系起来，编成一个离奇的故事，从而显示了作为好人的虎和毛大娘夫妇的优良品格，也使得那时代的县官和衙役的灵魂，在观众的笑声中暴露得更加明白。

生硬的滑稽不见得是有娱乐作用的，有趣的节目看起来总是不吃力的。《一只鞋》这个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喜剧，它给人的印象轻松活泼。正所谓“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李渔）。醉了的女医生毛大娘遇虎之前，酒性发作，站立不住的时候，她的那些话和行为，又可笑又合乎人物性格及其处境。本来她已经醉了，偏偏不相信自己醉了，对自己说话好象是对别人说话：“我肯信你就倒了？”话还没说完，“咦？”自己也奇怪，人就慢慢软瘫下去了。明明是醉了却不承认是醉了，这是很逗人笑的。而这种企图自持又不能自持的神气无损于她的品质。因为她纯朴，使人想到四川乡下那些勤劳、爽朗而诙谐的老妇人的性格。

戏剧家对待毛大娘，态度是幽默的却也是善意的。对待不讲理的县官，却常常采用了尖刻的嘲讽。不过这种嘲讽是真正的嘲讽，不是貌似嘲讽的咒骂（咒骂和申斥无论如何不算嘲讽）。这种嘲讽的力量在于：不是剧作者或演员外加上去的，而是县官对待事物的态度和他的行为自然而然地透露出来的。在他经常作威作福的公堂上，他被老虎吓坏了，糊涂到这样的程度：按照他审案的习惯，问老虎的名姓和籍贯。这还不说，当差人提醒他说老虎没有这些名堂，劝他别问这些名堂的时候，他还正正经经地回答，还明确提出必须如此的理由：“这是老爷问案的规矩”。扮县官的演员一笑<sup>①</sup>，也遵守了舞台的规矩，用正经的态度来讲出这句台词，自己不笑，观众却忍不住笑了。一本正经的表演为什么这样引人发笑，看来是这位昏庸的对事不负责却要讲究规矩的县官，忽略了被审问的不是平时受欺侮的老百姓，而是不管他这一套规矩的老虎。这一句可笑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硬滑稽，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只要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着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动统治者，以及只讲规矩而不问对象和效果的旧作风旧习惯，这种作品就有帮助我们认识生活的启发作用。

以反封建礼教为主要思想内容的喜剧《萝卜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未婚夫妇在萝卜园里相逢的那一场。这场戏也很引人发笑，但它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逗乐。就是礼部尚书和女婿争吵的那一场戏，也是用类似形式体现着比较严肃的思想内容。冲突的情况是：一个错怪了未婚女婿和女儿偷情，一个以为岳父是对他私自上街玩耍的行为不满；一个不愿把他所认为败坏门风的事

---

<sup>①</sup> 演员人名。

情公开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一个怪岳父嫌贫悔亲。岳父和女婿两人的争执，虽然当事人显得一本正经，观众分明觉得是多余的，因而觉得是可笑的。正因为他们都很正经，所以更觉得他们可笑。出于观众的意料之外，两人的争执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愈说愈不对头，愈说愈可笑。观众明知这两个人的争吵是可以避免的，无谓的，可是，却不能不被它所吸引。如果说这个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嘲笑礼部尚书的轻信、妄断和固执，那么，就在这一场，不只是翻来复去地嘲笑他的这些特点，而且是让他自己用自己的言行来尽情地把这些特点暴露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他自己在嘲笑他自己。

另一川剧《美洞房》里的新郎的言行，各方面都和这一个礼部尚书不同。但他在崭新的情况面前，毫无客观态度，和礼部尚书有些相似。他死抱住自己的成见，错以为新娘是他曾经见过的不感兴趣的丑女子。尽管他在冲突中的地位不失为正面人物，但和礼部尚书的思想方法在性质上很相似。戏剧艺术家采取了轻松的方式，紧紧抓住他那不调查不研究的错误或缺点，翻来复去地尽情加以嘲笑，表现了戏剧家对于这些人的错误、缺点的那种不妥协的精神，却又不损害对于存在这些缺点以至错误的人的善意。

在青岛疗养期间，读了一些莎士比亚的剧本。我以为，有时这位剧作家在借角色的口，发表他那来自实践的关于艺术的见解。喜剧《皆大欢喜》第五幕第四场，剧作者借公爵的口，称赞长于辞令的丑角试金石智慧和才能：“他把他的傻气当作了藏身的烟幕，在它的荫蔽之下放出他的机智来。”这，我以为不只是称赞了丑角，也可以当成有一定思想内容的喜剧的优点的注解。而这次

演出的许多四川喜剧，也为莎士比亚这句话作了生动的注解。

这次在北京演出的川剧，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它们的好处，也决不只是上面提到的这一点——能够使严肃的内容和诙谐的形式一致，使教育和娱乐相结合，以其独创性的形象，体现着崇高与滑稽相统一的美学原则。但我以为：“艺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艺术更能够和广大的人民接近，有力地吸引和征服观众，哪怕并不是只有川剧才有的这一点好处，也很值得并不想要当戏剧家的我们好好琢磨。

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1日